金匱要略編注

序

昔神農嘗百草以療民疾
軒轅復與岐伯往復辨難
著書垂後誠欲舉百千萬
世之沉疴而起之也乃後

世瞽瞽於醫者師承無自
於天地陰陽之與菸如抑
槃捫燭而鹵莽滅裂草菅
人命遙遙今古其夷爒於
若輩之手者豈直長平之

抗黃河之投而已哉夫聖
人嘗百草以生人庸人用
百草以殺人竊嘗扼腕歎
息慨焉淺思以爲必有以
起醫者之沉疴庶幾百千

萬世之沉疴於是乎可瘳
而殘編雖在軒岐已徃爲
之奈何一日施子學圃以
其師沈子目南金匱要畧
傷寒之論註似余余閱之

瞿然起曰此仲景之滴泒靈素之功臣也所以瀹肺腑而起沉疴者其在斯乎葢不明乎天地陰陽之輿則不能調人身之天地陰

陽而使之平軒岐心通天地者也故能用理以調氣仲景心証軒岐者也故能治氣以明理醫學淵源無殊道統則卽以仲景爲醫

家孔孟以仲景之書爲醫家四子之書也夫何阿然而仲景去黃農二千五百餘年能闡軒岐之秘而補其未備東漢至今又閱千

七百餘年卒無人焉發仲景之覆而得其傳者天生目南於仲景之後猶生程朱於孔孟之後遥有所承而後大有所發爲世道民

生計至淺遠也是編出而仲景之微言奧旨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俾望聞問切家皆知由流溯源即表見裏則自今以至百千

萬世瞢瞢於是道者皆若起白骨而肉之而顚倒於二豎呻吟於六疾者庶有豸乎長沙之目南誠孔孟之程朱也即唐宋以來孫

思邈葛稚川朱奉議王朝奉成無已諸人亦以鄭註賈疏例之可耳若學圃嵩心味道相與發明功實不在李燔黃幹下余因斯而

爲之序

旹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

正月上元後五日玉峯

年家眷弟徐乾學健菴

父撰

序

古人云不為良相願為良醫余謂醫之良猶不僅與良相等何也相主生人殺人醫則耑主生人不主殺人相能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醫直代

天地調陰陽消沴癘能有功扵天地而讓善于天子者良相也能有功扵民物而告功於天地者良醫也故曰醫良扵相雖然余又疑之夫賢相治天下自皐夔伊呂以降一

代有一代之良相上醫醫國而岐伯越人以降不間一代有一代之良醫是豈湯液之用倍難于阿衡之任歟又豈造物之生良醫倍艱于良相故曠世而始一覯歟與其故

由於世無善讀書之人亦由於世無讀之而可用用之而必效之書焉自東漢張仲景良醫也其書教人為良醫者也沈子目南取教人之書抉摘之闡明之以翼天下後世

之共為仲景者也考仲景祖
神農法伊呂體箕子作為傷
寒論金匱要畧其初實一書
也至宋世分而為二似治傷
寒者一書治雜病者又一書
不知能明傷寒論者乃可言

醫能明金匱要略者乃可言傷寒論唐宋以來若孫葛李王以醫名世者無不用其法而謂金匱玉函非讀之而可用用之而必效之書乎哉然文詞互異非精于經絡不能

輙曉今目南詳為註釋又得其徒施子學圖更端詰難不獨仲景易會之詞條分縷析即仲景未發之秘亦巨昨細耶我得古人而快意古人亦得我而快意此之謂歟學者

束髮受書稍有所積即思據管立言然言之而未必行即行之而未必悉副所言若目南以其躬親體驗者發明古人天下後世即可以目南所發明者推之為明效大驗良

相為國家樹人而思皇極踵
良醫為萬世垂教而人無天
札謂目南為仲景之肖子而
即而大之功臣也豈有忽焉
傳云深夜有求於幽室之中
非燭何見頗以是編為夜室

之燭俾人不盲于目以不啻於心天下後世知金匱之不可不讀即可以知金匱之註之不可不讀矣余故序其作述之梗槩以望天下後世之善讀書者

時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仲
冬穀旦吳门年家眷弟
孟亮揆端士氏識

序

粤自二儀肇判六氣旋流天地來圓於氣化之中而人生之沴癘斯作於是篤生聖賢裁成輔相以救其夭札由炎帝軒歧迨伊尹

以及仲景諸賢繼緒相傳
各有補救而仲景一書尤
爲繼往開來之祖讀其書
參天地之陰陽變化生尅
運氣之升降邪正營衛經
絡之通塞臟腑性情之和

平乘庚立為補滙汙下之
權輿與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四旹合序誠萬世帝王
之龜鑑也惟其旨奧詞簡
後世讀之為不撩燦而入
精室觀圖大義立溪而會

之顧朱李而得探賾窮理
之士每讀代而亡覯遂畫
仲景之學反晦於天下良
可浩歎噫嘻何幸得目南
沈子神悟而註釋之也余
與沈子交二十餘年是其

診視治證一匕入口立起罷
癃吉凶預定如鼓應桴不
爽毫髮乃知金匱秘典
而能發是沈子曰何秘僅
靈素隱仲景書耳余因
球乾先生學粹而識精[illegible]

讀是書而神明變通焉解
如澍雨之生物如庖丁之解
牛而周旋中節即無藝是
一日以醫徵詮稿示余余
日用之於劇者有限用之
於法則無窮弁其首概

中秘毋寧剞劂而公之天
下俾世世業金篦者讀子
之書即可上參仲宗之心
法救天札於斯矣不亦快
乎沈子曰余懇世世請我
鷲名而自衒遜余曰唯唯居

吾先生不關乎懷寶迷邦
不可謂仁且視天下溺而
莫之援君孰甚焉存援其
金匱傷寒温熱病雹損內
傷婦女胎產胥微之家要
壽素之梓以金匱玉函之

不為糟粕者其在斯乎吾去許乎敢述梗槩而為之序

年家眷弟賀嚴端敏拜

又撰

醫徵吳序

國朝以來。刻醫書者甚多。吾亦盡得而覩其意。在藝籍書鳴。書行而藝因之以售。故其大半纂集前人。附會成編。足以眩目淺學。識者見之。爲梨棗攅眉。如吾　目南沈先生。是刻則不然也。先生少攻舉子業。旋棄去。潛心禪宗。得大圓鏡智。旁通及醫典。少失偶。不復娶。客遊燕都。回次邗江。因緣締合。遂止焉。邗之

掩痾求拯者。戶外目盈躔。暇則與諸及門。考論醫宗。凡二十餘年。歲丁卯。吾遊邗江。一見遂訂為性命交。後吾還新安八年。而先生書梓成。問序於吾。曰。先生殆如來。釋迦欲吾為阿難迦葉。從旁宣導者乎。夫醫之為道。不明由來。儒者沉潛章句。博而罔約。能入乎其中。不能出乎其外。居常談論。則路路旁通。臨病決診。則此是彼是。故其處方投劑。每多方枘

圓鑒售者初知藥味奈彼福緣淺厚加之世
法圓通遇合皆恃情投設劑間亦取驗病者
在在歸功伊亦自謂得道軒岐之旨泯焉昧
焉嗚呼醫燈之燄不續久矣百年之間數千
里之內亦有聞人聞者非吾所欲聞彼不聞
而吾切欲得聞者又何從而得遘焉噫豈世
俗之當然而陰陽之貴混歟此先生醫徵之
梓不容已也吾昔有志乎此今為閣筆矣惟

願世之學者由斯悟入得仲景之正眼至不知有目南並且不知有仲景不以一病之不治而致疑不以眾病之能治而快意明乎天下之正理即天下之定法天下之定法即千百世之定法則庶乎其可矣

古歙同學弟吳人駒靈稺氏拜譔

自序

夫醫之爲道軒岐巳前無文可考惟仰觀天之六氣俯察地之五運正則爲發生邪則爲病生故以五運六氣爲民生疾病之本問答臟腑經絡諸病以成靈素之書張仲景繼闡風傷衞寒傷營爲傷寒論而括燥濕於寒傷營春夏溫熱誤於風傷衞乃以寒熱陰陽生成之理難容少間詎識後人心光無慧不能鑒察聖賢底蘊惟見彰著於方冊者卽唱論效方從而和之隱而

未發者則置之不論矣余嘗以靈素金匱傷寒
叅讀而稽之六氣秖有傷寒傷濕傷暑而溫熱
燥病永隱無傳嗚呼世之臨證者以春夏溫熱
病皆作傷寒治之也間有論及溫熱者皆言冬
傷於寒春必病溫之一端非關於六氣時令感
冒之溫熱病未嘗不掩卷而歎三復興思是皆
未識長沙風傷衛而括溫熱之旨矣故余謹遵
少陰少陽之經旨而撰方論二卷即仲景所謂
大邪中表之證其小邪中裡諸病已經載於金

匱惟七情內傷未經悉具所以亦述二卷統附於末淩與後之讀者以外感內傷合叅其理即得全體大用故僭證為醫學之綱統其書名曰醫徵云爾

旹

康熙癸酉中秋後五日檇李沈明宗秋湄氏書題於廣陵客舍

金匱傷寒合刻凡例

一王叔和編集傷寒雜證原是一書統名金匱玉函經誠仲景之功臣德莫大焉惜以已見揷入致使先聖之意反晦蓋金匱首章原該傷寒雜病通部之序例而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綱領故立望聞問切表裏陰陽寒熱虛實摽本汗吐下和温之法悉已闡明不遺毫末

而叔和復添蛇足更作序例頻舉汗吐下諸條余今一概删去惟以仲景原論合梓以俟後之君子便覽此刻雖該六氣發明惟溫熱二證并內傷虛損而無全論湯法余故撰述四卷附末問世

一靈素難經傷寒金匱廼醫門樑棟世爲正學而群賢充棟之書皆無能出其右者人之讀者但可取其所長畧其所短

不可拘以爲法也近以陶氏六書明醫指掌各承家技豈其深明仲景者耶

一是書乃補靈素不足故余每于証證之後引經文會合一論以証軒岐仲景本一源而出俾後之學者一覽曉暢幸勿以余爲浮謬支離也

一內經以風暑火屬陽同類寒濕燥屬陰同類故是書惟以風寒二邪立說欲人

觸類旁通若能深明表裏陰陽寒熱虛實傳變標本諸法乃爲善耳不然徒執是書而不究其理拘成方以醫病其于刻舟求劍何異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是在善學者默會之而已矣

諸先生校正姓氏

授業師石　楷號臨初鑒定

石廷煜號絅庵

世兄

石廷煥號允庵

楊敏芳號蘭佩

吳人駒號靈穉

楊衢選號聖藻

王拱辰號星維

閔奕位號元臣

貟賡載號虞肱

馀　俊號越千
閔奕佑號右誠
貟履端號秉乾
殷　銘號子文
沈　宋號洪晧仝校正
門人施　樊號學圃
程元濟號燮庵
劉國鼎號象九仝參訂
李　蕙號山英

張仲景金匱要畧目錄

業師石楷臨初先生鑒定

檇李沈明宗目南編註

門人施　㷔學圃

李　蕙山英　全叅

卷一

敘例

時令　論二條

問陰陽病十八

望色
聞聲
問治未病
五臟病喜惡
五臟攻法方一首
誤治救逆
切脉
厥論三條
喘息論二條

卷二

痓 論八條 方三首
濕 論六條 方一首
風濕 論五條 方五首
暍 論三條 方二首
霍亂 論五條 方一首

卷三

百合 論九條 方七首
狐惑 論二條 方二首
陽毒 方一首
陰毒

卷四

瘧 論五條方三首附方三首

卷五

中風 論三條方三首附方三首

歷節 論七條方二首

脚氣 方一首附方一首

卷六

血痺 論二條方一首

虛勞 論十六條方七首附方二首

卷七

肺痿 論二條方一首附方三首
肺癰 論三條方二首附方三首
欬嗽上氣為肺脹 論八條方七首
卷八
奔豚 論五條方三首
卷九
胸痺 論五條方五首
心痛 論二條方二首附方一首
短氣 論二條方二首
卷十

腹滿 論九條 方一首

腹痛 論四條 方四首

寒疝 論七條方五首附方三首

宿食 論五條 方一首

卷十一

五臟風寒 論十九條 方二首

積聚 論二條

卷十二

痰飲 論二十一條方十一首附方一首

欬嗽 論十一條 方五首

卷十三

消渴 論八條 方一首

小便不利淋 論五條 方四首

卷十四

水氣 論二十六條 方七首 附方一首

黃汗 論二條 方二首

卷十五

黃癉 論二十四條 方六首 附方二首

卷十六

驚悸 論二條 方一首

吐血 方二首 論九條

下血 方一首 論二條

胸滿瘀血 論二條

卷十七

嘔 方四首 論十一條

吐胃反 方四首 論九條

噦 方三首 論四條

下利 論二十四條方二首附方二首

卷十八

瘡癰腸癰 方四首 論三條

金瘡 論二條 方一首

浸淫瘡 方一首

卷十九

趺蹶手指臂腫轉筋狐疝蚘蟲 論共七條 方三首

卷二十

婦人雜病 論二十二條方十二首 附小兒疳蟲蝕齒方一首

卷二十一

妊娠 論十一條 方八首

卷二十二

產後 論十一條方五首 附方二首

卷二十三
雜療方二十二首
卷二十四
禽獸魚蟲菓食菜穀禁忌諸方論一卷終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一

檇李沈明宗目南甫編註

重編大意

金匱一書、文辭簡約、義理深玄、誠補軒岐之不足、爲後學之津梁也、但從來著書立言、必先綱領次及條目、而是編乃以治病問荅冠於篇首、殺似大意、反次後章、且諸方論、頭緒參差不貫、使讀者如入霧徑、失其所之、棄而不讀者有之矣、嗟乎、仲景去今千有餘禩、簡多遺亾、而原文夾於傷寒論中、後人未窺其微、以致分出編次失序、究非仲景之

意、編仲景書者之誤也、故余不揣鄙陋、僭以次章冠首而爲序例、次以天時地理、脉證湯法、魚尾相貫於後、俾條理不紊、而使讀者、易升堂與閫登彀趣、未識鑒者、以爲何如、

夫人秉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眞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脉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多盡、若人能養愼、不令邪

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此條是書中大旨、通部之綱領、前人誤編次章、茲冠於首、以正頭緒、不致紛紜也、蓋天元紀大論云、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

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寒暑濕燥火之五氣在地為木火土金水之五行在人為心肝脾肺腎之五臟又謂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化生身形萬物故仲景曰夫人秉五常即秉天地五運陰陽之常氣氣即風也然風迺東方甲乙生發之氣為四時六氣之首而天氣化生長養萬物必隨八風動盪之機而發發則寒暑燥濕火相隨應時而化人感此氣而成謂因風氣而生長然風有邪正正風者即溫和之風生育萬物也邪風者乃飄飄之風肅殺萬物也故以風氣皆能生萬

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之譬、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者、謂人之內氣不虛則不受邪而爲病也、若天氣寒時而反熱、熱時而反寒、爲客氣邪風、中人多死、乃謂衝方來者、傷人之風也、凡人身之病、不出表裏陰陽、內因外因不內外之三因、故曰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即大邪中表感冒風寒傳經入裏、乃經絡受邪之病也、二者邪從四肢九竅入於血脉肌肉筋骨、壅塞不通、即拘攣癱瘓風痺之類、爲外皮膚所中、是軀殼井滎俞合募原受邪爲病也、

三者、不從六淫而因房室虫獸所傷、爲不內外因、即自作勞傷之疾也、以此詳之病由多盡、若人能養愼、不令邪風干忤經絡、謂無內損則身無病、或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可免七傳之患、謂內因必須早治也、四肢纔覺重滯、便行導引吐納鍼灸膏摩諸法、勿令九竅閉塞、不致筋攣軟短痛痺癰瘓諸疾、謂外因必須早治也、更無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謂不因風寒致病、而過節勞傷、須當自愼、故曰不令形體有衰、靈樞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

虛、而後客之、故得三焦之氣、統領氣血津液、充溢臟腑腠理、則邪不能入、所謂病則無由入其腠理然三焦之氣、充溢軀殼臟腑肌肉皮膚、相合罅隙之路為腠、故為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為血氣所注、而精津血液灌溉滲臟腑筋骨肌肉皮膚出入之之竅為理、故為皮膚臟腑之文理、總皆賴三焦之氣、充溢臟腑、津液實之、則腠理密而不受邪為病也、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

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爲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

此以司天運氣辨太過不及以合三陰三陽爲察證治病之權衡也經云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然陰陽升降進退皆從二至爲始也故仲景以冬至之後甲子夜半起少陽其義正合內經冬至四十五日三陽開泰之意以正來歲一年時令太過不

及則二甲子起陽明三甲子起太陽四甲子起太陰五甲子起少陰六甲子起厥陰而終一歲蓋冬至之後甲子乃一陽齊於地面將發來春溫令若未得甲子而天得溫和時令未至其氣先至爲未至而至經謂來氣有餘若已得甲子天未溫和而時令已至其氣未至爲至而不至經謂來氣不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乃新令已至舊令不退爲至而不去亦舊氣有餘新氣不及若已得甲子即當天溫而反如盛夏五六月時爲至而太過亦爲來氣有餘也然時正則人民安和或遇不及則

乘年之虛、遇月之空、太過則失時之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故當占時令之蚤晏、則知六氣之虛實、然後治病無失、後人妄議仲景三百九十七法、無一言道及運氣、非畧之也、蓋有所不取也、嗟嗟旣無一言及之、此上下二條、所談何事、要知不讀金匱之陋矣、

師曰、寸口脉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脉、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脉、皆當病、

前言天時過與不及、爲察證治病之權衡、此以人

之色脈合於天時而相反者為病也夫寸口者概言兩手寸關尺部也動者因時令至而鼓動生氣之機行故謂王時而動所以人氣應之而顯於脈乃四時生王之氣隨時而變故曰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脈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也然春王脈當微弦是合春平為無病或色反見白脈反見濇乃賊尅之徵非其時色脈皆當病矣觀此二條察證治病若不合天地人三才一貫之理則為虛妄不經而談醫也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

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槃飥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脉浮、寒令脉急、霧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此以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手足三陰三陽經絡軀殼受邪、總爲陽病、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

痛拘急、臟腑受邪、總爲陰病、乃提察證表裏之大綱也、蓋陰陽二病俱有十八者、乃風寒暑濕燥火大邪中表、軀殼經絡受邪、皆致頭痛等疾、故爲陽病、然邪中一經、衛分而爲一病、榮分受邪、亦爲一病、榮衛兩受其邪、亦爲一病、故一邪中於一經、變而爲三、六邪合之、則成十八、靈樞謂病在陽者命日風、病在陰者命日痺、陰陽俱病命日風痺、以此觀之、則陰陽十八之數明矣、然一臟病有十八、以五臟合之、則成九十也、六微者小邪中裏、邪襲大腑、亦以榮衛推之、一腑十八、六腑合之、則爲一百

八病、葢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臟腑經絡諸病、皆以榮分衛分榮衛兩分推察、則病變無窮、總不越陰陽榮衛六淫所致也、如千金謂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而爲五勞、大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坐臥濕地傷腎、形寒飲冷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怒恐懼不節傷志、而爲七傷、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精極、而爲六極、並婦人三十六病、皆屬內傷、非六淫邪氣爲病、故不在其中、葢邪有大小清濁不同、若風暑

火邪屬陽而人身上半爲陽以陽從陽所以感之而居上寒濕燥屬陰而人身下半爲陰以陰從陰故居於下然天之六氣爲陽感人肌表經絡是爲大邪中表故顯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軀殼經絡受病即四時傷寒之類若穀邪感入井榮俞合募原之間延入臟腑是爲小邪中裏內顯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臟腑受病即四時之雜病也槃飪者米麪之食從口而入乃爲宿食雖非風寒之比因其過食停滯而傷脾胃所以列入五邪之中然五邪中人各有法度但風邪屬陽前者

朝也、衛也、爲陽、以陽從陽、故風中於前、寒者屬陰、暮者、暝也、榮也、爲陰、以陰從陰、是故寒中於暮、濕邪重濁而下降、故傷於下、霧邪輕淸而上騰、故傷於上、風傷於衛、其性輕揚、故令脉浮、寒入於榮、其性堅勁、故令脉急、肺主皮毛、其性輕寮、霧爲淸邪、故傷皮腠、濕爲陰邪、擅走空竅、則流關節、食入於胃、健運在脾、過食氣壅、則傷脾胃、寒氣屬陰、經脉亦陰、以陰從陰、極寒所以傷經、絡脉屬陽、熱亦屬陽、以陽從陽、極熱故傷絡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

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亾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痓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此邪入於內、色華於外、望而知之者也、經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凡言色者、肝主之也、故肝邪乘脾標顯於鼻、所以鼻頭色青、而爲腹中痛、胃寒、闌木侮土、陰盛陽虛、脾元欲絕、苦冷者死、若腎氣受邪、熱壅胃關、水道不利、反溢脾胃、上應鼻頭、故色微黑、爲有水氣也、夫脾受未邪、健運之機遲滯、肆徵

蓄蒸為飲、上溢胸鬲、氣應於鼻、故色黃為胸上有寒、寒即飲也、蓋血隨氣轉、而氣不上升、營血亦不榮於鼻、故色白、為亾血、經謂色白為寒、乃指氣虛不升、但言其本也、又謂血脫者、色白、即金匱所謂亾血、乃以血隨氣轉而言其標、經論互明、理誠不悖耳、然赤為心色、而氣王於夏、若微赤見於非時、乃木火妄動、刑於肺金、水源先絕、故主死也、若微赤而病痓者、因其眞陰衰憊、不能上灌於目、系絡乾枯、目瞋不轉、故謂正圓者、不治、乃指少陰之痓而言也、此上邪氣入內、乃有寒熱虛實之分、以下

五色、但言風熱而無寒、卽難經謂肝主色、入心爲赤、入脾爲黃之類、然風木本臟受邪、壅逆血氣不通、故青爲痛、而房勞以致水衰受風、以挾腎火上熏、故黑爲勞、風邪挾肝入心、而火浮於外、故赤爲風、肝風入脾、風濕相搏、腸胃津液乾枯、故色黃者便難、然風熱抑遏、脾精不輸、化爲痰飲、然飲乃水類、水主潤澤、故黃色而鮮明者、有留飲也、

論曰、靈樞云、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臟次於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乃言氣色見於鼻頭上下左右之部位也、素問謂

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是以陰陽分寒熱而言也又曰赤欲如白褁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褁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乃取色之神氣光明潤澤者生枯澁晦滯者死越人謂肝主色入心爲赤入肺爲白入脾爲黃入腎爲黑自入爲青乃以肝邪傳乘五臟而顯五色若見五色吐下之五色喜五色惡五色皆屬肝邪致病之常若非肝氣入於他臟則他臟之色不現故凡內傷外感虛實寒熱之病而現五色者必挾風

木在其中矣金匱以鼻頭觀五色定五臟之微者因鼻屬脾土而金木火水四臟無土不生但臟氣皆根於土故鼻頭色青乃木水入於土故腹中痛苦冷者死微黑者木邪入腎水熱上蒸爲有水氣木邪入脾則色黃胸上有寒木邪入肺則色白亾血風邪入心故微赤非時死又曰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便難鮮明有留飲即風熱所致之五色仲景亦不離木邪臨土標現鼻頭以取氣色逆順有無而定吉凶虛實寒熱誠合靈素難經當於此三家合參則備而神矣

再按難經謂肝主色、乃肝邪入於心肝肺脾腎則現青黃赤黑白之色、是風木邪氣主病也、然見色而無病者、經謂經有常色、絡無常變之本色也、即東方甲乙之氣、入於東南西北中、而爲生發之氣、若失其常、則生機化滅矣、故四時無病、皆有之耳、若有病而現色徵者、乃感邪風爲病也、或純一而無別色相兼、即風木太過、土元虛敗、乃爲生氣將竭之徵、所以至危之證、必觀氣色生尅、而定吉凶、然難經有肺主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濕、肝主色、乃彼此互相而生、互相而殺、謂之顛倒五行、即經

五五二十五陽之義若能明此靈素難經金匱望聞問切之情方可稱軒岐門下客也

師曰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此以聲辨上中下三焦受病即聞而知之者也語聲寂寂然乃雖有語而其聲不揚音屬羽角邪居下焦肝腎故聲不上徹而寂寂然蓋肝之在聲爲呼其病主驚駭故喜驚呼腎主靜而主骨以肝腎互言知骨節間病也語聲喑喑然不徹者乃濁爲壅鈍而聲不速其音屬宫經謂聲如從室中言者

是也、邪鬱中焦、濕壅氣滯、胸間大氣不轉、聲濁不清、知心膈間病也、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乃尖細長而明亮、音屬商徵、邪居上焦、軀殼而高、不礙臟腑、心肺胸鬲咽喉之氣、故聲徹而速、知頭中病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此有舊疾復感新邪、當分先後治也、痼者、邪氣堅固難拔、卒者、邪氣驟來而易去也、若病者宿有痼疾、而忽加卒病、務當先治卒病、不使邪氣相併、轉增舊疾、但久病乃非朝夕可除、須當緩圖、所以後

乃治其病疾也、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准此

此問答五臟病、當合時令虛實之治也、蓋望聞問切四診精明、則預知傳變吉凶、故爲上工而治未病者、乃今病爲已病、邪乘所勝、後起而爲未病、即肝病傳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心病傳肺、肺病傳肝之義、本篇提肝病爲已病、預防木盛乘脾之未病、故當先實脾、俾脾氣實而金亦王、木得平而不乘、脾土爲要、中工不曉相傳、脾土之害、不解實脾、惟治其肝、以致木邪臨土、脾病陡起、經謂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是也、在四季脾王之月不受木乘、即勿補之、其或誤補、是犯實實

之戒矣此言風木時令之實則當培土之陰以防木乘之未病此下乃明木令之虛亦當培土之陽資生營衛而濟肝虛俾肝氣盛而火亦王金氣平而不乘於木亦為治未病也後人不明仲景立言是以肝木一臟虛實而明五臟之治概以肝實混統詮釋故復明之夫肝之病補用酸者因肝臟藏血而血虛受邪故用酸味屬陰從肝陰之性而補陰血為君經謂補上下者從之是也又用焦苦入心養正使心火不竊母氣為助益用甘味之藥調者甘能入脾資生營衛充濟諸臟之虛而肝得其

濟則金亦平而不伐於木經謂佐君之爲臣也觧肝虛故用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而調之甘入脾者謂甘熱之品也又謂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復明本虛而受金寒之暴病是互時令賊邪淫尅吉凶在於瞬息之間所以伐實救虛乃勝復相制之理實非縱火刑金而爲治病之常若常法以扶其不足損其有餘爲肝虛補脾以防未病若肝盛誤補是助木乘脾而致未病矣此明肝虛金邪暴傷故使肝

氣盛則肝自愈重以前後互言故曰治肝補脾之要妙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又囑不可虛虛實實之誤當以補不足損有餘而爲治五臟虛實之常謂是其義也然舉一隅而使三隅反故曰餘臟准此

論曰臟氣法時論曰肝臟用辛補之酸瀉之本論謂補用酸以此觀之古聖先賢補瀉不同孰爲是耶葢內經是言寒涼之邪賊尅肝木陰凝氣滯鬱而不伸而肝爲風木其性溫而欲散故用辛溫陽藥散邪俾邪去則正氣自復故爲補乃氣分逆治

之法也金匱乃言肝臟藏血以陰血為主因陰血虛而氣盛化火氣散不斂相招外風為病故以味酸屬陰滋養陰血而收欲散之氣則邪自退乃病發於陽以陰法救之故曰用酸補之仲景是明血分從治誠補內經之未發也然以內經反覆推之則五臟氣血皆有逆從之治茲復明之夫肝藏血為陰中之陽其性溫而氣欲散若血虛者當以味酸從治而補之血實者當以味辛氣涼逆治而散邪氣虛者當以氣溫從治而補氣氣實者當以氣涼逆治而散邪心主血為陽中之陽其性熱而氣

欲軟、血虛者、當以苦溫從治而補之、血實者、當以
辛甘逆治而散邪、陽虛者、當以甘熱從治而補陽、
陽實者當以氣寒逆治而散邪、脾主濕爲陰中之
至陰、其性濕、而氣欲緩、血虛者、當以味甘從治而
補陰、血實者當以味苦逆治而瀉邪、陽虛者、當以
甘熱從治而補陽、陽實者、當以苦寒逆治而瀉邪、
肺主氣、爲陽中之陰、其性燥、而主氣、氣欲收、血虛
者當以味酸從治而補陰、血實者、當以味辛逆治
而散邪、氣虛者、當以氣涼從治而補氣、氣實者、當
以氣溫逆治而瀉邪、腎主水爲陰中之陰、其性寒、

其氣堅陰虛者當以味鹹氣寒從治而補陰陰實者當以味甘氣熱逆治而瀉邪陽虛者當以氣熱逆治而補陽陽實者當以氣寒從治而瀉邪此乃五臟寒熱溫凉濕正氣補瀉大綱之法若感六淫又當參邪氣寒熱而補瀉不可拘定正法矣今人但言內經氣分寒熱之從治不究金匱血分而有從治之法故復表出

師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

此以得惡氣味、辨五臟虛實之病也、心肝脾肺腎
五臟之體、廼屬寒熱温凉濕之五氣、稟具緩散軟
收堅之五用、苦酸辛甘鹹之五味、焦臊香腥腐之
五臭、青黃赤白黑之五色、然萬物亦具體用氣味、
但不似人身之備耳、蓋臟氣不足、則他臟之氣乘
擾、欲求外物之體用氣味、而爲自救、所以五臟病
各有所得者愈、如肝欲酸、腎欲鹹之類、由臟氣之
虛也、若臟腑感受外邪、内鬱化熱、則惡外物之體
用氣味、故五臟病、各有所惡、即心惡熱、肺惡寒之
類、當隨其所惡之臟、則爲受邪之處、所謂不喜者

為病、乃由臟氣受邪之實也、若臟氣不足、邪氣擾損元氣、則欲求外物之體用氣味相救、故素不應食之物、而反暴思之、邪正兩氣相鬱、化而為火、故必發熱、發熱者、臟腑氣鬱而為內熱也、蓋難經謂飲食勞倦傷脾、當喜味、仲景雖不言及、但氣味之病、必因飲食勞倦之由而起、當與難經參看則備、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倣此、

此即前條五臟蘊熱之攻法也、雜病攻法、與傷寒痞滿燥實堅、用陷胸承氣、迴別、然傷寒乃無形之

邪與有形燥屎熱結於胃當從下奪此言心肝脾肺腎五臟感受六淫無形之大小諸邪中裏爲病是非一槩使邪腸胃而去下則徒傷脾胃病變不測是當隨其所得之臟表裏出入之處而驅故曰隨其所得而攻之如邪在心當瀉小腸在肺瀉大腸在脾奪其胃在腎瀉膀胱乃使表裏相通出入之門戸而去也惟有肝胆不通皮毛前後二陰前人謂胆無出入惟有和解之法或借胃腑之路而出又當審胃氣之虛實而行焉如渴與豬苓湯者是以腎之一臟而發明五臟因邪積於腎故用豬

膠、以養肝腎之陰、使臟邪之機向表、澤瀉滑石、引導腎間無形之邪、俾從膀胱而出、正所謂當隨其所得而攻之、若心病當用導赤之意、所謂餘皆倣此、蓋經謂攻裏不遠寒者、是邪在胃腑、故以硝黃鹹寒直攻腸胃、隨其便處而出、此仲景自出手眼、另用甘淡滲洩小便、或從吐下諸法、乃使五臟無形之邪、各從其便處而出、誠補內經未備、開發後學之良規耳、

猪苓湯方

猪苓（去皮）　澤瀉　茯苓　阿膠　滑石（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烊消盡温服七合日三服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此病分表裏治有先後也問急當救裏救表者乃病在表而醫反下之誅伐無過致傷脾胃之氣所以下利清穀不止然雖身疼表證未解當救誤下之逆爲急不可姑慮表邪以致內陽下脫必俟元陽恢復清便自調之後急當救表然表當急救何

也、蓋恐內陽初復未充、外邪陷入、又變結胸痞滿耳、

師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此以關脉前後分表裏、而辨內傷外感也、前者關前寸口脉也、寸口屬陽主表、而浮者在前、邪在於表、即風中於前之外感也、後者關後尺脉也、尺脉屬陰主裏、而浮者在後、為病在裏、即內傷精血之病也、兩尺主腎、其脉貫脊、陰虛陽盛、則見脉浮、精血虛而受邪、痺着不行、不能上貫於脊、腰痛背強

不能行、精虛不能攝氣歸源、氣反上逆、故短氣而急也、

問曰、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此即內經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是也、陰衰於下、陽無所附、孤陽挾邪獨厥於上、為厥陽獨行、蓋有陽無陰者、乃非全無陰氣、但陰虛不能維持陽氣之謂耳、

問曰、寸脈沈大而滑、沈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何謂也、師曰、唇

尸青身冷、為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此卒厥脉與證也、寸脉主上、為陽、沈為裏、實大為
陽盛、滑為陰中陽氣有餘、而上逆、逆則陰陽之氣
相並於上、為實氣相搏、血氣入臟者、即邪氣入臟
也、邪旣入臟、堵塞經隧、神明無主、卒倒無知、謂之
卒厥、若唇口青身冷、即是邪氣入臟、堵塞血氣、神
機不能出入、臟氣垂絶、所以主死、經謂血氣並走
於上、則為大厥、暴死是也、若身和汗出、乃邪氣入
腑、閉塞腑氣不得出入、一時卒倒、非臟絶之比、頃
時陽機外達、邪氣隨之外洩、故知入腑即愈、

問曰脉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前云寸脉沈大而滑血氣入臟入腑而爲卒厥此云卒厥有脉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之辨也脉脫者非虛脫之脫乃邪氣堵塞正氣不行經隧脉道不鼓而似脫也夫邪氣入臟閉塞經隧脉氣不行營氣不通則唇口青身冷但邪進而不退臟氣敗傷故主死矣入腑脉脫者邪氣壅於經絡脉氣不

行、臟氣內守而不傷敗、故身和煖、而陰陽進退、氣機轉動之時、臟氣冲和、送邪外出、汗出即愈、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邪從內發於外、洩而不進、故可治、若從四肢流來入口者、邪往內入、進而不洩、臟氣傷敗、故不可治、此示凡病在表爲輕、而易治、入裏者深重則難治也、

論曰、經謂厥則陽氣並於上、陰氣並於下、陽並於陰、則火獨光、陰並於陽、則足寒而脹、又謂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反則生、不反則死、又謂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又陽氣

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又厥逆爲病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刀切煩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濇然厥證雖多要皆不出陰陽偏勝氣逆則一也又謂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乃陽衰陰逆手足厥冷也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乃陰虛火逆手足大熱也二者因酒色內傷偏虛脾腎陰陽之氣發病若見氣逆面紅即便爲厥弗執泌欲手足厥冷身體強直方謂之厥此爲陰陽兩大法門耳金匱謂厥陽獨行有陽無陰正此之熱厥也經又謂令人腹滿或暴不知人是卒倒無知身形如尸

乃邪正之氣閉逆不通而厥、即扁鵲治虢太子之尸厥、俗謂之類中風、金匱謂之卒厥、唇口青身冷、爲入臟即死、身和汗出爲入腑即愈、經有巨陽之厥、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陽明之厥、顛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少陽之厥、暴聾頰腫而熱、脇痛、䯒不可以運、太陰之厥、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少陰之厥、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厥陰之厥、少腹腫痛、腹脹、經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䯒內熱、此皆經絡臟腑受邪氣逆而爲之厥、非手足寒冷卒倒之比、惟

景詳於傷寒厥陰　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
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
乃肝氣逆胃、胃氣不伸之厥、即內經氣逆之實厥、
若四逆吐蚘乃虛寒之厥也、故治厥證當以內經
仲景諸書合參則備、後人不按經旨臨證模糊、但
以痰食寒熱氣厥混言妄治、不惟無益、朦蔽後人、
故續表出、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
短氣者肺痿吐沫、

此言喘息有痰氣、肺脹、肺痿之別也、心中者、即胸

中也、風寒挾痰搏結胸中、肺氣逆而呼吸不利、欬息搖肩者、為心中堅、若無痰飲搏結、純是風寒傷肺、肺氣逆於上、則息引胸中、為上氣者欬、乃屬肺脹也、若張口短氣者、是肺熱葉焦、氣弱不振、津液化而為涎、上溢於口、故吐涎沫、謂之肺痿矣、

師曰、息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遠當作遲字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此辨喘息分虛實、定可治與不可治也、息而微數、即氣息微而喘促也、因外邪而挾痰食燥屎、鬱結

上中二焦之氣、滯而不能上通下達、故息而微數、病在中焦爲實、故當下之則愈、設無痰食燥屎阻滯而息微數、即營衛虛敗、氣不歸源之虛喘、故爲虛者不治、而又以呼吸之遲促、分治心肺肝腎、虛之據、然心肺居上爲近、若心肺之氣虛而不能納氣歸源、其吸必細短而促、肝腎居下爲遠、若肝腎下焦陰虛、不能攝氣歸源、其吸必長而遲、故喘病屬實者、可用下法、爲易愈、若上中下三焦元氣虛憊所致者、瀉之則愈損、補之則不及、故皆難治、見呼吸動搖振振者、是陰陽營衛俱敗、惟存一線

浮。遊。之。氣、逼。廹。呼。吸、項。刻。垂。絕、故不治也、
論。曰。經謂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內實、壅。滯。
之。逆。也、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乃肺。之。皮。毛。受。邪、
而。絡脉逆也、不得臥、臥則喘者、是。肺。腎。受。邪。水。氣。
之。客。也、皆明邪實致喘、而未言虛、本論謂息搖肩
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是。辨。上。焦。之。實、息
張。口。短。氣。之。肺。痿、是。辨。上。焦。之。虛、息。而。微。數、是。辨。
中。焦。之。實、更。以。上。焦。之。虛、而。吸。之。促、下。焦。之。虛。而。
吸。之。遲、呼。吸。動。搖。振。振。者、爲。虛。欬。之。證、金匱有虛
傷實、當[illegible]葶[illegible]金[illegible]　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備、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一 終